

黎依庭

阿林

阿林突然離開了我們。一個星期之後，終於又見到了他。這時，他身著白袍，如同熟睡了。令人不習慣的是從來也沒有見過他抹著如此濃厚的粉、唇彩。

靈堂的一邊是穿淺色紫袍的唱詩班，另一邊是穿著黑喪服的家屬親友。前排那個高挑身材，頭腦抹得雪亮的青年人是阿林的弟弟。他身旁那個同樣高挑個子，身材均勻的女郎，披著迷人的長髮波浪，是他的未婚妻。他們雖然保持平靜、沉默，但是眼波流動。

那對富態的夫妻，是阿林的妹妹、妹夫。身旁十歲左右的男孩，是阿林口中常提到的外甥。那孩子左顧右盼，似乎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，或是嬌縱慣了，不懂得應有的禮節。聽阿林說過，外甥誰也不怕，祇怕他。

說起阿林，並不快樂。

他父親以前有幾間燒臘店。可是因為嗜賭如命，又常去澳門賭錢，最後輪剩一間。身為長子，阿林讀完小學，就得在店裏打雜。少年生活的回憶，除了油煙味就是父親的吆喝聲。甚至留下一個後遺症：他不吃燒味，無論是叉燒還是燒鵝。

十六歲那年，父親因病不能烤燒鵝。阿林憑著小聰明，平時偷偷學了一手，大著膽，在父親面前烤了一隻燒鵝。使父親驚訝不已。從那天起，阿林頓時耳根清靜，不再聽見父親的

吆喝聲。可惜，第二年父親去世，由於債台高築，燒臘店也倒閉了。

目睹父親的教訓，阿林對任何的賭博都沒有興趣。

阿林轉行去製衣廠，操作裁床。在當年算是收入不錯的工作。他和母親一起承擔著養家活口的責任。

省吃儉用，捱了十多年，供下四百多呎一個住宅單位。白天工作，晚上讀書，修到中四程度。

一天，他突然昏倒在裁床旁，被救護車送到醫院。當他清醒後，發覺右手失去壹個手指。最傷心的是醫生診斷他患有癩痢症。

他轉行做辦公室助理。他曾經喜歡過一個女孩。她高高瘦瘦，戴著厚厚的眼鏡片，一頭卷卷的短髮，長了一臉雀斑。

女孩嫌工作不理想，阿林建議她讀夜校進修。但是她不願意，說一看書就頭痛。

後來他們中止了交往。我曾悄悄問過原因。阿林嘴角哆嗦，臉色蒼白，一雙手放在桌子上也在微微顫抖。他說：

「他們告訴她我有病……」

阿林忌諱別人說他的病。變得孤獨。後來他們也相遇過，雙方四目交投，但默不出聲。

不久，女孩離職了。有人告訴了阿林。他表情淡淡地說：

「她很傻……」說完笑，露著牙齒，但是他心裡暗暗流淚。

確實，有人認為癲癇症會傳染，好心地提醒我們不要同他坐在一起，不要飲用他斟的茶水。阿林自己也小心。當他預感到要發病的時候，他會趕快離開，服藥。好心的善姨關心地問他：

「有沒事嗎？」

他一面走一面低聲說：

「我沒事。」

第二天早上，阿林回到公司。大家若無其事地聊天，半句不提昨天他發病的事。他斟了茶，用茶盤端來放在桌子上。見大家不嫌棄，他笑起來，嘴角現出兩個酒窩。

阿林不再提女孩。經常掛在口上的是那九歲的外甥。他妹妹離婚之後，重組家庭。把兒子留在外家。林老太把他寵到天上。阿林下班之後，要幫他補習英文、數學。每逢外甥測驗，阿林都睡不好。好像他自己測驗一樣緊張。回到公司說瞓睡。我們故意挖苦他，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「父母不急，舅父急！」阿林不生氣，反而笑得眼睛都眯起來。

阿林的妹妹、妹夫在東莞買了樓。林老太埋怨兒子沒鬼用，三十幾歲沒有女朋友。說不如也買一層，將來在當地找個對象方便，上去旅行住也方便。結果阿林很快成了業主。

林老太又嫌東莞的百貨不「靚」，許多家庭用品要從香港搬過去。這樣，每逢假期，阿林要搬著雜物行李，甚至是藍罐曲奇等，跟著母親上東莞。

阿林回到公司說：

「好像駱駝一樣。」大伙兒開他玩笑，說為了招親再辛苦也值得。阿林面紅耳赤地分辯：

「我同阿媽一起住，哪裏招親……」

在東莞買樓之後，阿林的生活更加節衣縮食。每天急步當車。早餐只是買些炒麵炒粉充飢。善姨經常把自己早餐中的太陽蛋放在他碟子裏，說：「我們年紀大了，不能吃那麼多蛋黃。」

過了半年，林老太嫌住了十多年的樓殘了，要裝修。阿林的臥室對住天橋，夜晚車輪滾滾，吵得不能安睡，他想裝個冷氣機在窗口。

個多月後，裝修工程總算大功告成。林老太硬是把冷氣機裝在自己房內，阿林的不給安裝。這回阿林真的生氣了。有一段時間，他飯

後鑽進房，關上門窗，在房間裏開著風扇聽歌。任憑林老太同親朋好友打麻將打到天光。

快過年了，阿林說他弟弟將要結婚。由於沒有地方住要搬回家。阿林將來要當麼廳長要麼搬出租房住。

阿林一向不滿弟弟經常辭了工去外國旅遊。又喜歡聽歌泡酒吧，毫無積蓄。家裏一點也不負擔，理由是「失業了」。阿林屢勸不聽，兩兄弟很少來往。

年前弟弟回來開口要借二萬。阿林不肯。林老太罵他不照顧弟弟，又說免稅額應該讓給弟弟，因為弟弟沒有錢。……

阿林敘述這些家庭煩惱時，出奇地平靜。好像在說別人的事。同事們同情他又要面對新的麻煩。但是幫不到他。生活的壓力如此沉重，各人頭上一片天，祇能當他的聽眾。

很快過了年。這天早上，阿林斟了茶水，與大家聊天說笑，沒有提那些瑣碎的家事。朋友們也希望他過得輕鬆些，真正愉快些。

午飯時，善姨知道他下午要去港島外勤，怕他不夠飽，把半碟排骨飯撥在他碟子裏，叫他吃了。下午他出去後，就沒有回來。以後永遠也沒有回來。他遇到車禍，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往日他坐慣的椅子空著，桌子上放置了茶水。這是同事們專門留給他的。

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這事實，早餐都吃不下。有的自我安慰，當他辭職了……

公司裏同事辭職離去，但是將來有再見面的機會。但是阿林不會再出現了。

聖詩的鋼琴聲打斷了我的思緒。眼前是他穿著白袍，如同熟睡了……

安息彌撒結束後，他的弟弟邁開長腿，離開家屬席，叫家屬收拾物件。臉上出現過數秒鐘的微笑，又立刻收斂了。這些天對他們來說也很辛苦。現在似乎如釋重負了。

阿林的妹妹攙扶著林老太。照風俗，白頭人不送黑頭人，她一直坐在靈堂外。如果不是喪子之痛打擊了她，六十多歲的年紀，看起來只有五十多歲。此刻她一臉倦容，腳步沉重。她沒有眼淚，也許已經流乾。希望時間的流逝能沖淡她的哀傷，希望她身邊的兒子女兒能好好地照顧她度過晚年。

阿林的靈柩推出靈堂要送去火化。我環視四周，想，阿林的靈魂會不會在這裏徘徊，或者在上空俯視呢？如果我能見到，我會對他說：

「阿林，去天國吧，回到天父那兒去吧。」